

本报记者李勇、韩振、周闻韬

37年前，著名画家吴冠中沿着乌江逆流而上，偶然间来到渝黔交界处的龚滩古镇，踏着斑驳的石板路，望着墨绿的乌江水，感受着古镇的浓浓风情，他灵感迸发，随即挥动手中的画笔，绘就了名画《乌江老街》《乌江小镇》……

龚滩，让更多人认识了吴冠中；吴冠中，也让更多人了解了龚滩。

不过，今日的龚滩已非吴冠中看到的龚滩。2006年，龚滩下游70公里处修建水电站，因地势低，它不得不整体搬迁。如今，“原封不动”“移栽”到2公里外的龚滩，经过十余年的提升、沉淀，已实现了涅槃重生；不但保存了旧龚滩的历史风貌，还进一步提升了“颜值”“涵养”和“气质”。

如今，每年有2万多名全国各地美术专业的学生，追寻着吴冠中的足迹来到龚滩写生。在这里，他们看到了龚滩的前世，更看到了龚滩的今生。

**是唐街、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龚滩——重庆排名第一的历史文化名镇，成于蜀汉，盛于明清，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明万历年间，因山体垮塌，巨石塞江成滩，导致航运中断，过往货物在此转运搬滩，带来集镇繁荣，龚滩遂成为武陵山区主要的客货中转门户，时称“钱龚滩”。

1984年，著名画家吴冠中前往三峡写生，他从涪陵溯乌江而上，无意间走入藏在深闺人未识的龚滩古镇，忍不住停下脚步，一住就是半个月。古镇风物拨动着他的灵感，让他创作出了《乌江老街》《乌江小镇》等多幅名画。

是什么吸引了吴冠中停留，又是什么给了他灵感？一年后，他在《人民文学》刊发的散文《风光风情说乌江》揭开了谜底：“龚昌河到龚滩投入乌江，水色比乌江格外墨绿，深于蓝，应称小乌江。二江相会，江流曲折于峭壁间，依坡起伏布满了鳞次栉比的吊脚楼，这样的龚滩老街能不吸引画家

吗？”

相比于这段纯景色描写，吴冠中对龚滩古镇的人文描述更令人印象深刻：“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是人民生活的烙印，是爷爷奶奶的家，是唐街、宋城……”

龚滩古镇在悠悠乌江边等待了千年，终于等来了“伯乐”：他不但发现了它的美，更升华了它的美。多年以后，吴冠中以龚滩古镇为背景创作的画作屡屡拍出高价，龚滩古镇也得以走出“深闺”，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

**“三个不变”搬迁原则留住古镇的乡愁**

虽然魅力依旧，但龚滩并非原来的龚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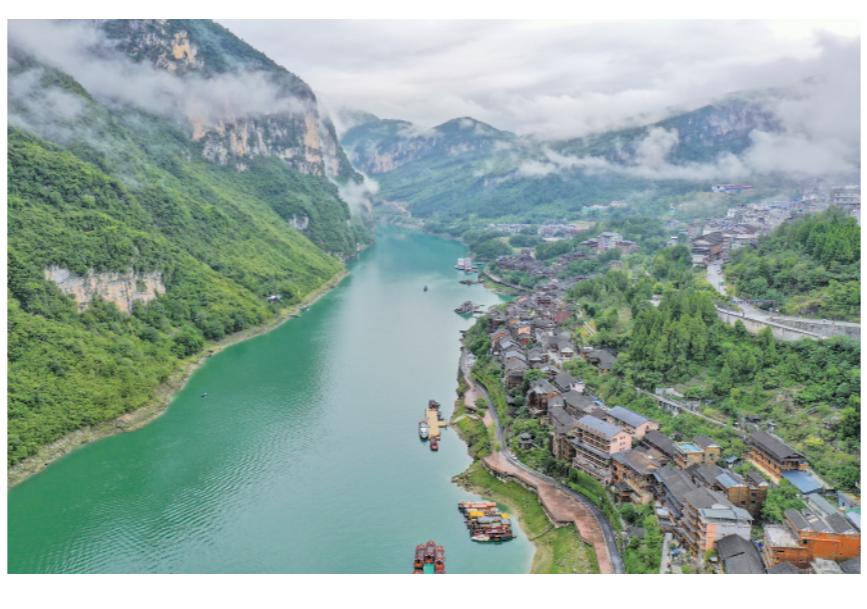
2006年，龚滩古镇下游要修建一座水电站。因为水位上涨，龚滩古镇不得不面临搬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龚滩古镇的原貌，当地制定了“三个不变”搬迁原则：组织结构不变，空间大小不变，邻里关系不变。

“三个不变”原则，让龚滩还是原来的龚滩。

走在古镇的石板路上，千百年来被足迹踩磨的青石板，释放着沧桑的年代感。龚滩镇党委书记张臣指着脚下的石板说，为了保持原貌，搬迁时每个石板都编了号。除了1.3公里的石板路，古镇的11处市级文保单位，包括西秦会馆、三抚庙、川主庙、永定成规碑等建筑，也全部“原封不动”搬到了这里。“相比于修旧如旧，‘原封不动’的搬迁投入更多，难度更大。”

正说着，眼前出现了一座青砖和青石围成的庭院，院门口上方赫然写着“西秦会馆”四个大字。

清朝乾隆年间，陕西盐商张朋久投资修建西秦会馆。这座古镇最宏伟高大的建筑，立于民居吊脚楼群落中，



这是8月11日拍摄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古镇。

本报记者黄伟摄

有鲜明的外来建筑风格：石砌的大门，门柱刻雕花，四周围以封火墙，与徽商的宗庙祠堂有诸多近似之处。

院内正中央，一座雕花戏台保存完好。古镇讲解员骆颜说，过去西秦会馆供商人汇聚、议事、休闲听戏之用，如今成了游客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舞台”和“窗口”，每到旅游旺季，戏台上就有“酉阳民歌”“酉阳古歌”“酉阳土家摆手舞”“傩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冉家大院”的主人冉德光对古镇的“前世今生”也很熟悉。今年46岁的他，是当年土司的后裔，如今他继续守着祖先留下的老屋，空闲时走村串巷收集土家族物件，比如雕花门窗、雕花大床、长板凳、青花古瓷、老烟杆、老铜件……摆放在“土司府”里，俨然成了“土家文化博物馆”，每天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冉家大院”的主人冉德光对古镇的“前世今生”也很熟悉。今年46岁的他，是当年土司的后裔，如今他继续守着祖先留下的老屋，空闲时走村串巷收集土家族物件，比如雕花门窗、雕花大床、长板凳、青花古瓷、老烟杆、老铜件……摆放在“土司府”里，俨然成了“土家文化博物馆”，每天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搬过来的，

原住户跟着自己的房子一块搬过来，邻里关系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冉德光感叹道。

**让更多人发现、描绘龚滩之美**

龚滩古镇保留了古老，但也处处显露着生机。

过去，龚滩古镇之美因吴冠中而成功“出圈”；如今，龚滩古镇也以各种形式铭记“伯乐”。在古镇，随处可见吴冠中的痕迹，有简介、图像、画作、雕像等，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街口的吴冠中纪念馆。

事实上，吴冠中与重庆的缘分早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1943年，吴冠中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其间于沙坪坝青年文化宫举办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个展，并因此筹足了前往法国的旅费。

去年才对外开放的吴冠中纪念

馆，已成为古镇的一张新名片。此外，镇上还修建了美术馆。龚滩美术馆主要用于龚滩元素作品的展览和收藏。美术馆共有三层，一二层专门用于作品陈列，三层则为艺术家工作室，用于艺术家驻留龚滩期间写生创作。

张臣说，为了让更多人发现、描绘龚滩之美，当地每年举办“全国高校师生写生艺术节”，吸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前来，龚滩古镇作为“写生小镇”的知名度逐年提升。

与此同时，龚滩之美，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漫步古镇街巷，放眼处不仅有鳞次栉比的吊脚楼，还有姹紫嫣红的鲜花，其中尤以当地盛产的三角梅居多，仅三角梅就有数十个品种，宛如一座“鲜花小镇”。

龚滩与对岸的贵州省沿河县新景镇，隔乌江而望。曾几何时，古镇对岸的村民在半山腰养牛放羊，对江水形成面源污染。10年前，龚滩古镇与村民们协商，以每年1万多元的价格租下了对岸青山，从此牛羊散，生态修复，山更绿、水更清。

“当前很多古镇同质化严重，空有历史积淀，却没能充分挖掘和展示，沦为只能满足吃住玩的‘快消品’。”龚滩古镇景区负责人凡凯说，龚滩古镇走的却是个性化道路，既擦亮了土家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旧名片，又打造了绘画写生、艺术陈列等新名片，古镇的美更加丰富多彩了，每年能吸引80余万人前来参观游览，仅门票收入就达5000万元。

**爱上一幅画，扎根一座城**

吴冠中纪念馆内，一个操着西北口音的年轻人，正给大家讲述着吴冠中的龚滩之行。他叫戚玉龙，是纪念馆馆长，今年34岁。

2013年，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

业毕业两年的他，追寻着吴冠中的足迹来到龚滩。跟他的偶像一样，只一眼，便爱上了龚滩。

他辞掉了大城市的工作，来到古镇扎根。刚来时，他孑然一身；如今，他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除了担任纪念馆馆长，他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公益书店。

书店名为“先生书屋”，是一栋三层高的木屋。一楼是他的文创艺术品商店。他从乌江边捡石头，在石头上作画，画里洋溢着他对龚滩古镇的一往情深。二楼就是公益书屋了，他把收藏的书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然后用画家的审美趣味精心营造了温馨祥和的氛围，并把鲁迅的肖像、吴冠中的书法和画作点缀其间。三楼，则是他的住处。

“三层楼，分别代表着现实、理想和生活。”戚玉龙说，现实很丰满，他已经卖了上万块艺术石头，每块石头的价格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这支撑了理想和生活，让他可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公益和创作中去。

和戚玉龙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来到龚滩古镇，然后迷上这里，扎根下来。人称“老炮”的北京人姚永军便是其中一位。2015年，他来到龚滩古镇旅游，再也舍不得离去，索性在古镇开了两家酒吧，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大家都感觉龚滩古镇很有‘味道’，这里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仅非遗名号的美食，就能摆齐一桌菜，其中包括绿豆粉、土家酿豆腐、土家腊肉等，既养眼，又养胃，更养心。”老家在甘肃的戚玉龙说，“无论你来自哪里，在龚滩古镇，你总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总能找到‘爷爷奶奶的家’。”

“各路人才的到来为龚滩古镇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产业形态的丰富为经济发展筑牢了基础，借助人文、生态等优势，我们正把龚滩古镇打造为乡村振兴示范点，因画闻名的龚滩古镇，将成为一幅越来越美丽的山水画卷。”重庆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说。

师还给我的客栈起了‘高二嫂’的名字。”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年来菜籽沟旅游的人、写生的画家越来越多。来自北京的一名画家还给她写了一幅字“出入平安 安乐人生”。看过很多画家画画，她最喜爱画家严立的作品，因为画出的菜籽沟“像又不像”，没想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这么美”。

村民杨艳萍家的位置不适合开农家乐，和作家、画家们接触比较少，但对村子的变化感到欣喜，“旅游的人多了，对我们村子整体是好事。如果村里能搭一座观景台，修建一些通往村子深处的木栈道，像城市公园那样，就更好了。”她曾远远看着写生的画家，好奇自己会不会进入他们的画布中。

游走于诗意和烟火中的不仅是村民，更多的是艺术家们。不像在农村长大的刘亮程，很多艺术家生于城市，乡村生活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刘慧敏格外烦恼端午节前的大雨，把房子淹了，院子的杂草疯长起来，令她手忙脚乱，而她还要忙着新作品的创作。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国家没有史诗，我希望通过绘本的方式，将《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这些牧民吟唱的故事、专家案头研究的材料，写成小朋友都喜欢看的作品。”刘慧敏说，《江格尔》原本是蒙语，现在有出版社联络她，希望将绘本《江格尔》再译成蒙语，让蒙古族小朋友了解这些传奇故事。

走过很多地方，刘慧敏选择菜籽沟作为居住地。原因如她的散文集《草原童话》中的一句话，“正是这个美丽宁静的村庄给了他所有的灵感和力量”。刘慧敏足迹踏过天山南北很多农牧区，作品也带着泥土的灵气。她的系列绘本《江格尔》，取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绘本中，江格尔好似孙悟空，有72变之术。他骑着神马阿冉扎尔，端着阿拉隼神枪，降妖伏魔，与同伴们一起建设人间天堂宝木巴。

在准备绘本《江格尔》时，刘慧敏到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的一片草原。她仍然记得那个群星闪耀的夜晚。一座蒙古包中，一位牧民用蒙语吟唱着《江格尔》，翻译过来是：金色的笼头沙沙地响/火红的神驹得得跑/伟大的江格尔立在鞍上/啪——啪——啪——/紫色的骒马噌噌地跑/珍珠的耳环闪闪发光/阿盖沙布德拉跨在鞍上/啪——啪——啪——

“看不清的变化是村民心中对故乡的看法。用村民高秀琴的话来说：‘以前的头脑和现在头脑都不一样，艺术家改变了我的思想观念。’2013年的夏天，卢野等4名画家来菜籽沟写生，突遇暴雨。卢野敲开了高秀琴家的门，询问是否避雨落脚。‘背着画架，应该是好人。’高秀琴没有犹豫答应了。

后来，在卢野鼓励下，高秀琴开了民宿。鸡肉焖饼子、羊肉焖饼子、干净整洁的房屋成为她家的招牌。高秀琴对这些变化很满意，最近几年，她家的年收入最高超过了10万元，而以前靠天种地的收入不超过2万元。她希望等她干不动的那一天，在外工作的孩子可以回家接班。

这些年来，她越来越喜欢观察画家画画。相较于国画、版画，她更喜欢油画，特别是张安亭的油画，颜色和视角更有层次感。有学生来菜籽沟写生时，她会告诉这些年轻人，画家们是在哪里取景的，这件事令她感到自豪。

64岁的立菊英回忆，几年前身体不太好，农活逐渐干不了，她原本计划去昌吉市一家早餐店打工，“那时候想，外面打工肯定比种地强，还方便照看孩子。有几个老师都劝我，不如开一家客栈，不会差。陶陶老师、亮程老

## 耕读天山菜籽沟

游走于烟火和诗意图中，一群艺术家和一个村庄的相互成就



艺术家王刚在菜籽沟的山间创作的“大地浮雕”艺术作品。 本报记者张啸诚摄

收购的最大一个院子是村里的老学校，占地40亩，有4排砖木结构教室，废弃后当了十多年羊圈。他们从教室的厚厚羊粪中清理出讲台、水泥地面，修整好塌了的房顶，换掉破损的门窗，在杂草中找到以前的石板小路。一个破败多年的老学校，被他们改造成菜籽沟的文化中心——木垒书院。虽说改造，但主体建筑保留下来，甚至校园的铁栅栏门也没怎么变。

有人好奇，艺术家来农村干什么？

“耕读”是刘亮程给出的答案。记者刚进木垒书院，看到刘亮程戴着草帽，扛着一根长条木头，准备和志愿者搭一个鸡窝。

刘亮程的朋友——画家卢野也是最早来菜籽沟的艺术家之一。他的油画《试装》《红土坡》《季节·偶然的光影》、国画《远逝的岁月》《漠野的风》等多幅作品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他在菜籽沟的家，布置得比“农民”刘亮程家中更为精致。他保留加固了原来的老房子，又修了一个二层楼。新房中有一间大画室，是他现在创作最多的地方。

从大学退休后，卢野似乎越来越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中国文人尤其到了老年后，总有回归山野的情怀，远离城市的语言体系，要听风声雨声、虫鸣鸟叫，看天山流云、花开花落。”他说，菜籽沟就是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保留了原生态，不管是自然中的万物还是那些令人怀旧的老房子。几年下来，他发现菜籽沟可以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社交，是一个可以沉淀的地方，而这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

“大地最初的模样”也成为艺术家们对菜籽沟的共识。

即使很多年过去了，作家刘慧敏说起刚来菜籽沟时一些有趣的事情仍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有一晚，月光照亮了菜籽沟，她和同伴走在小路上唱着歌，遇到猪圈。她爬到猪圈上，给猪表演，似乎还看到猪在鼓掌。

在刘慧敏的记忆中，夜晚的菜籽沟格外浪漫。“我经过999棵树，1万颗星星，1条河流，还有9000只蚂蚁，9万只小虫子才来到这里。”

这里的人同样有趣。刚来菜籽沟，她只能到老乡家“蹭吃蹭喝”。有一天，还在被窝中的她听到对面的山梁上有

人喊：“慧敏、杨玲！”她和同伴赶紧起来趴到院墙上，原来是对面的村民邀请她俩吃早饭。

她记不清是哪一年冬天，菜籽沟连着下了5天5夜的雪。当时，家里没有自来水。她和伙伴用上全身的力气将门推开一点，将雪扒拉到桶里，然后下雪水消融，洗了脸。“感觉没有多难，想起来的只有幸福和温暖。”

刘慧敏足迹踏过天山南北很多农牧区，作品也带着泥土的灵气。她的系列绘本《江格尔》，取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绘本中，江格尔好似孙悟空，有72变之术。他骑着神马阿冉扎尔，端着阿拉隼神枪，降妖伏魔，与同伴们一起建设人间天堂宝木巴。

在准备绘本《江格尔》时，刘慧敏到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的一片草原。她仍然记得那个群星闪耀的夜晚。一座蒙古包中，一位牧民用蒙语吟唱着《江格尔》，翻译过来是：金色的笼头沙沙地响/火红的神驹得得跑/伟大的江格尔立在鞍上/啪——啪——啪——/紫色的骒马噌噌地跑/珍珠的耳环闪闪发光/阿盖沙布德拉跨在鞍上/啪——啪——啪——

歌声引来其他牧民，他们陆续地来，只要有人掀开门帘，刘慧敏就看到“星星站在他们的肩头”。一个小小的蒙古包，挤了30多个人。她记得，那天晚上她喝了记忆中最多的一次酒，有20多碗。清晨从蒙古包出来的时候，“望不到头的山峦和天空呈现

菜籽沟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张寿祥说，菜籽沟破败的房屋越来越少，原先只有一个商店，现在仅农家乐和客栈就有18家。土路几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柏油马路，以及路两边精美的壁画。

看不见的变化是村民心中对故乡的看法。用村民高秀琴的话来说：“以前的头脑和现在头脑都不一样，艺术家改变了我的思想观念。”2013年的夏天，卢野等4名画家来菜籽沟写生，突遇暴雨。卢野敲开了高秀琴家的门，询问是否避雨落脚。“背着画架，应该是好人。”高秀琴没有犹豫答应了。

后来，在卢野鼓励下，高秀琴开了民宿。鸡肉焖饼子、羊肉焖饼子、干净整洁的房屋成为她家的招牌。高秀琴对这些变化很满意，最近几年，她家的年收入最高超过了10万元，而以前靠天种地的收入不超过2万元。她希望等她干不动的那一天，在外工作的孩子可以回家接班。

这些年来，她越来越喜欢观察画家画画。相较于国画、版画，她更喜欢油画，特别是张安亭的油画，颜色和视角更有层次感。有学生来菜籽沟写生时，她会告诉这些年轻人，画家们是在哪里取景的，这件事令她感到自豪。

64岁的立菊英回忆，几年前身体不太好，农活逐渐干不了，她原本计划去昌吉市一家早餐店打工，“那时候想，外面打工肯定比种地强，还方便照看孩子。有几个老师都劝我，不如开一家客栈，不会差。陶陶老师、亮程老

如今，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木垒书院做志愿者，和刘亮程一同耕读。从湖北荆门出发，辗转数千公里来到菜籽沟的李红成不久前和刘亮程合作搭建了一个鸡窝。他说，“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忘了乡村，也回不去家乡了。菜籽沟搭了一座回到‘故乡’的桥，在这里我找到了梦想中的故乡。”